

12345/41

五 幕 历 史 剧

王 昭 君

曹 禺



20713539

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九 年 · 成 都



713539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插图：徐恒瑜

王昭君（五幕历史剧）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印张6.25 插页10 字数130千

1979年2月第一版

1979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0,000册

书号：10118·136

定价：0.64 元

献 辞

感谢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，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《王昭君》这个戏终于写成，发表，并将演出。

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交给我这个任务，写王昭君历史剧。我领会周总理的意思，是用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。

写这个剧本，用了很长的时间。开始构思，还是在六十年代初。后来由于“四人帮”的干扰，我搁笔十多年。现在总算写完了。但是我非常难过，敬爱的周总理看不到了，周总理的意见我再也听不到了。

我把这个剧本献给祖国国庆三十周年，并且用它来献给我们的敬爱的周总理。

《王昭君》一剧，早已准备交给北京人

民艺术剧院演出。他们也准备用这个戏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。我相信经过北京人艺同志们的艺术创造，一定能弥补这个剧本的一些缺点，赋予它舞台上的生命。

我等待读者、观众与批评家的意见，不断修改。

曹 禺

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二日

人 物 表

王昭君——十九岁。汉宫待召,后为匈奴阏氏(yānzhī 音“烟支”)。

姜夫人——四十开外。汉宫女官。王昭君的姑姑。

盈盈——二十岁。汉宫侍女。

戚戚——二十岁。汉宫侍女。

孙美人——六十多岁。汉宫“美人”。

汉宫娥、侍女若干人。

刘 爽(shì音氏)——四十三岁。汉元帝。

王 龙——二十二岁。汉元帝之王皇后的弟弟。送亲侯。

萧 育——五十五岁。汉朝中郎将。送亲正使。

王公文武大臣若干。

黄门若干。

抓金瓜武士若干。

太监、礼官若干。

呼韩邪(yè音耶)——四十七岁。匈奴单(chán音蝉)于。

苦伶仃——六十五岁。匈奴龙庭奴隶。

乌禅幕——七十五岁。骨突侯。单于的岳父和他手下的用事大臣。

温敦——三十五岁。匈奴左大将。乌禅幕之子，呼韩邪的妹夫。

休勒——约四十岁。温敦帐下的小当户。

拔都——二十多岁。龙庭卫士长。

玛纳——四十多岁。穷苦牧民。

小玛纳——十岁。玛纳之子。

匈奴礼官、卫士、武士若干。力士二人。

少年贵族二人——休勒之子。

阿娉洁——三十二岁。匈奴大公主。呼韩邪之妹，温敦之妻。

匈奴侍女、女兵若干。

匈奴少女们、歌手们。男女牧民们。

时 间 和 地 点

第一幕 时间：竟宁元年（公元前三十三年）。暮
春四月。

地点：汉后宫。

第二幕 时间：前场午后。

地点：汉建章宫。

第三幕 时间：三个多月后。夏天。

地点：匈奴龙庭。

第四幕 时间：紧接前场。

地点：龙庭附近。

第五幕 时间：距前场一天午后。

地点：昭君的帐幕。

草原上。

匈奴单于祖庙前。

第 一 幕

公元前三十三年——汉竟宁元年。

暮春的清晨。长安，汉长门宫侧，一个静悄悄的庭院里。院内有石溪、池塘、垂柳、雕栏，碧悠悠的青天映在水里。仰望森森的宫墙，隔断了春天，隔断了人世。从墙外流进来的溪水又汨汨地流到太液池去了。

四月天，黄鹂低鸣，飞絮蒙蒙，雪白的梨花开得茂盛，仿佛都听得见蜜蜂嗡嗡地叫着。

侧面是王昭君的寝宫，回廊一面临水，一面便是院内小小的中庭。

院正中，是一座青色的大门，难得开一次，一般总是由后面的小门出入。

隐隐的笙歌似乎从天外飘来，那是太液池的尽头，在那里，仿佛成千上万的人不知为什么正热闹得紧。

这里，帘栊垂下来，垂柳在栏杆上拂来拂去，

春天就在这寂寞幽静中消逝了。

院中石径上，放着一架箜篌，一张胡床，几个绣墩错落地放在一尘不染的石板上。

王昭君，十九岁，乍看上去象是一个沉静温柔的姑娘。一双秋水似的眼睛，神采清明，顾盼多姿，有时眉宇间含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沉思的神态。在某种情况下，有时也出人意料地露出一种轩昂夺人的光彩，使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十分坚强的女子。

王昭君倚着廊柱，望着池塘，旁边是盈盈，一个欢悦多情，聪明伶俐的宫女。

另一个宫女戚戚，一个谨慎小心，有些呆板，好哭，事事总往坏处想的宫女，坐在箜篌旁弹弄着，发出优雅弦音。

墙外，甬道上，滚滚走过一辆宫车。戚戚住手。

盈盈 又过去一辆宫车。（对王昭君）昭君姑娘，你不偷偷出去看看吗？

戚戚 今天宫里热闹极了。你听，吹吹打打的，这不是从太液池那边来的吗？宫里的人都到太液池那里去了，等着看匈奴大单于。

盈盈 就是我们关在这里。

戚戚 盈盈，姜夫人不许我们去，那就别去吧。去了，惹出麻烦，姜夫人又该骂我们了。

墙外，鼓吹乐器，隆隆的鞀鼓敲了好多下，有人喊着：

“肃静！匈奴大单于车驾就要进宫，车驾已经来到未央宫前，后宫肃静！”

盈盈 （跑到门缝望）多少人哪！多少仪仗！快来看！（王昭君和威威都没有动）人家大单于几千里路来到长安，要娶汉朝公主。皇上赐天下大吃大喝三天，长安的人都出来了，都要看我们汉家皇帝的女婿，就你们两个不起劲！

威威 姜夫人不叫看，看了叫大单于点了去，一辈子再也见不着长安了。

盈盈 怕什么！你住在长安，就在这院子里，三年了！你看见了几丈远？

笙歌悠扬，柳丝在王昭君面前轻轻地拂动着。

盈盈 昭君姑娘，您怎么又半天不说话了？想什么呢？

王昭君 我想一件事。

盈盈 什么？

王昭君 我想的……自己也不明白。你说，人可以活几年？

盈盈 几年？七八十来年吧。

王昭君 那么，关在这墙里要几年？

盈盈 也七八十来年吧。

王昭君 那么为什么要我进来呢？

戚 戚 为什么？

盈 盈 天子选的，姜夫人送来的。您有一个好姑姑姜夫人哪！姜夫人说，您是命中注定要当皇后的。

王昭君 那就是了。现在我想出去，就从这个门堂堂皇皇地出去。

戚 戚 昭君姑娘，出去？

盈 盈 您说梦话呢吧？

王昭君 盈盈，我要出去，就从这里正正当地出去，再也不回头。（把手中的卵石向池塘扔去，塘边的水禽惊起飞去）

戚 戚 姜夫人来了！

盈 盈 昭君姑娘，您姑姑来了。

姜夫人上。她是一个高大身材的贵妇，一个雪白的圆胖子，四十开外了，声音洪亮，说话的口气充满了自信。她在宫里有二十多年了，出入宫廷，是一个不算很得意的女官。但她有资历，好摆架子，知道宫帏中许多秘闻，熟悉后宫的礼仪，懂得一些如何晋升的门路，但她并不聪明。在宫廷里她有一定的威望，大家都有些怕她。她好说，自以为是，非常崇奉皇室，是一个“保守派”。她觉得她一生的希望就在他哥哥的女儿王昭君身上。她一直培养着王昭君，也非常溺爱她，但她一点也不知道王昭君是怎样一个人。

她身后跟随着两个小黄门。

姜夫人 （对小黄门）小黄门，你们回去，天子国舅王龙进了宫，你们就来告诉我。

小黄门下。

姜夫人 （喜孜孜地）昭君，有件大喜事我要告诉你。你就要——（神秘地）这事谁都还不知道呢。（望着盈盈和威威）你们谁也不许讲出去。

威 威 是，姜夫人。

姜夫人 （得意地）昭君，你姑姑可为你办了好事了，你就要高升了。你就要——（忽然）不，我不说，宫里的事情是不能先说的，这天机不可泄露。昭君，正官皇后虽然跟咱们同姓一个“王”字，她再也不想不到你身上。只有你姑姑我，才真正想着你一辈子的大事。——噢，你怎么不吭声呀？怎么一点喜容都没有呀？

王昭君 您的“喜事”还没有说，我从哪儿“喜”去？

姜夫人 对，不说。还是憋你们一会儿，我还是不说。昭君，昨天我给你们讲到哪儿了？

王昭君 您讲到“德言工容”，姑姑。（坐在绣墩上）

盈盈端上茶来。

盈盈 姜夫人，请用茶。

姜夫人 对，“德言工容”。（没有接茶，就滔滔地讲下去）盈盈，你也坐下听！戚戚，你也听！“德言工容”，“德”就是道德的“德”，“德”就是女子的德行。你们要目不斜视，耳不旁听，口不乱问，心不乱想。一言以蔽之，女人就得象个女人的样子。如今，昭君，你在汉宫三年，这就更不同了。你总归是要见皇帝的人，见了皇帝，得到恩宠，你就是有盼头的人了。要做万民之母，天下之后，都是从“德”那儿来的。你要从早到晚，目不斜视，身不乱动，心不乱想；见了皇上，脸上总是一副温柔敦厚，和和顺顺的面孔，就象我这个样！万民之母，都是这个样子，听懂了吗？（王昭君和盈盈不吭声）

戚戚 （木头木脑）听懂了。

姜夫人 （斜眼望了戚戚一下，又说下去）讲女子的“德”，这“心不乱想”，最重要！这“心不乱想”，也不是不想，要想，就想天子，皇帝。你一天到晚，只要想这一个念头——皇帝，就成了。昭君，你听见了吗？

戚戚悄悄地推了推昭君。

王昭君 听见了，姑姑。

盈盈 （忽然发言）姜夫人，我陪昭君姑娘进宫三年了。我不知昭君姑娘想过没有，我是天天替姑娘想着的。怎么，想了三年了，早三遍，晚三遍，半夜又三遍，怎么皇帝还不来呢？

姜夫人 （喟然叹息）蠢材呀，蠢材！皇帝有后宫三千人，难道不要一个一个地轮吗？

盈盈 （嗤嗤一笑）哎哟，那要轮到什么时候呀？

姜夫人 蠢材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在宫里，有人轮到的，就有人轮不到的。我在后宫看了二十年，皇后就不是轮得来的。要不轮班，这里就有个讲究喽。这可不是你们能懂得的了。（瞥见王昭君望着青天出神）你愣着作什么，啊？

王昭君 天骤然暖了，花气更香了。

姜夫人 （溜着眼笑望着她）你这丫头！你又在想什么了？告诉姑姑。

王昭君 没有想，姑姑，我什么都没有想。

盈盈 （拈嘴）昭君姑娘，姜夫人说，心不乱想，不是不想，要想，就得想皇帝。听见了吗，姑娘？

隔壁传来孙美人幽幽的低唱声：

“北方有佳人，

遗世而独立，……”

伴着一手熟练的琵琶，清逸悦耳。

盈盈 隔壁孙美人在唱呢。

歌声：“一顾倾人城，
再顾倾人国。……”

王昭君 她唱得真好，就象个小姑娘似的。

盈盈 小姑娘？她六十多岁了。她想了皇帝四十多年了，都想成了疯子了。按说，也该轮到了，怎么还没有轮上她呢？

姜夫人 这叫“轮不着”，轮子外边的，轮的，不轮的，都没有她。盈盈，你就是话多。所以“德言工容”，第二就是“言”，言语的“言”。女子的“言”就是少说话。这怎么讲呢。昭君，你记住。（很得意地）人家说“好”，你不要说“好”，你就说“哦”！人家说“不好”，你也别说“不好”，你就说“啊”！然而最好，还是嘴里一个字没说，可心里的话，就在这眼神儿里，又都说出来了。这才是女子的“言”，世上最深沉的言语。这个道理不浅，听懂了吗？

戚戚 （木头木脑）听懂了。

姜夫人 你多嘴！昭君，你呢？

王昭君 （不耐烦地）听见了，姑姑。

姜夫人 有了“德”，有了“言”，剩下的，就是“工”、“容”了。“工”就是做活儿，不用说，不重要，这是为磨时候的。“容”，容貌的“容”，就是修

饰，打扮，不用说，重要极了，这是为了——

盈盈 （掩嘴）给皇帝看的。

姜夫人 （夸赞）你说对了。“德言工容”不是我瞎编，是圣人说的。有出处，出，出在——咦，我怎么忘了？

王昭君 《周礼》。

姜夫人 好孩子，我不爱念的书，你都念了。你就是一个毛病，书念多了，都念糊涂了。（把茶一呷）唔，我说累了。我又该为你跑路了，我的孩子。你听见没有？（喜鹊叫）喜鹊冲着你叫呢！我的儿，我该走了。我哥哥剩下的独根女，我们王家的希望都在你一个人身上，你这无父无母的、苦命的、只有你姑姑疼的孩子。（转向威威）刚才喜鹊向哪边飞了？

威威 向南。

姜夫人 开南门，我向南走。昭君，今天真要给你带喜信来了。姑姑不会白把你送到宫里来的。你可要见着咱们皇上了。

姜夫人雍容华贵地走下，盈盈和威威恭恭敬敬地陪送出去。

王昭君 （望着墙外的青天）

母亲，你生我为何来？

难道这青森森的宫墙要我来陪伴？